



小說組

優

選

獎



得獎人／陳麗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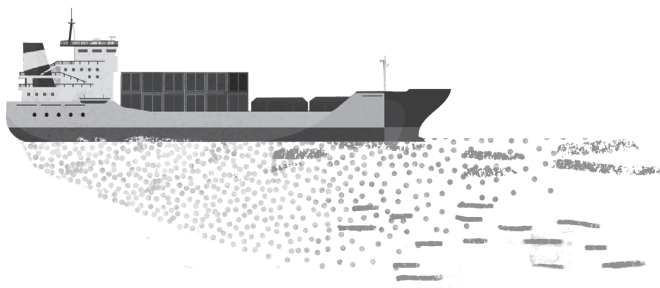
簡歷／嬰兒潮世代臺北人。旅遊、觀光、服務業，進出口公司文書、專案等部門退休老兵。加州大學英文系畢業。

得獎感言／感謝高雄打狗鳳邑文學獎提供的園地，讓執著於筆耕的人有塊土壤播種。
榮耀獻給我天上的父母及天下所有無私的愛。



蟲

小說組 • 優選獎 / 陳麗珠



黑暗裡看不清男人的臉，秀枝靠在他厚實的胸膛，任他的手一遍遍輕柔地順過她烏亮的頭髮。男人的每一個細微動作、每一吋肌膚、每一次呼吸，都流露著深深愛意。她緊緊圈住他的腰，要牢牢掌握畢生追尋的情感。抬起頭迎向他溫柔的目光，滿溢的溫馨讓她承載過度的心微微抽痛，甜蜜的痛。他低下頭，柔軟的唇輕輕印過她的額頭、兩頰、鼻尖……可是他的面容越來越模糊，她睜大眼要用力抓住他的容顏，卻發現自己離他越來越遠……

秀枝在雙人床上醒來，滿室陽光逼她眯起眼。旁邊凌亂的枕巾、被套仍留著床伴的淡淡體味。閉上眼，想再重溫夢裡的柔情，但夢境和男人像被陽光蒸發的霧，了無蹤影。濃情蜜意只是春夢一場的事實，像根細針輕輕刺痛心底久藏的傷痕。夢中人似乎像過往的無緣戀人，又似乎素昧平生。然而那關愛和默契卻真實得讓她不自主想伸出雙手去擁抱。

再度張開眼，她起身開窗，讓清風吹散昨夜所有的夢及床單上的汗味。

床頭櫃上擺張紙條：「去看牙醫」。浴室裡仍留著刮鬍水味，天花板的水氣還沒乾。丈夫退休後通常比她晚起，這時應還背向她打呼。他習慣側睡，先面向，再背向她，夜夜酣睡如嬰孩。不像她這些年開始失眠，聽著他的鼾聲，從暗夜睜眼到天明。

梳洗後循例先到父親房間。看他張嘴仰天躺著，仔細觀察胸口起伏，確定他仍在呼吸才離開。

老父天生自由派，行事、作息完全隨心所欲，忘記考慮別人。昨晚在房裡敲打，說是抽屜卡住。床頭電視綜藝節目的罐頭笑聲、掌聲塞滿房間。她拜託他快睡，不然別人沒法睡。

「你們睡你們的，跟我什麼關係？」老爸臉上寫著「不爽」。

秀枝說他太吵，人家無法睡。半夜不睡，肚子餓了又要翻東翻西吵人。老爸喜歡深夜出來到處搜尋，如入無人之境，享受百分之百的行動自由。不像白天處處受限：這個不行；那個不好。

「你就不讓我用瓦斯爐，我自己煮麵。」老人趁機抱怨。

「不行！你每次燒到忘記，很危險！」鍋子燒壞就算了，幾次瓦斯熄火，還好秀枝發現，不敢讓丈夫知道，只說是安全考量，硬不准老父再碰爐火。

「聽你在講！橫直我就是沒自由，要被你控制到死！」又不歡而散。

秀枝望著沉睡的老爸，心想今天又不知要睡到幾點。

母親和妹妹秀葉睡隔房，厚重窗簾蓋住陽光，房間幽暗像洞穴，兩張單人床塞到洞口。老太太坐在床邊兩眼茫然，看見秀枝像遇救星：「我肚子好餓！」

隔床被窩裏著秀葉，要掀開棉被才能看到一張雙眉緊皺的臉和捲曲的身體。這兩年妹妹拋夫棄子長期進駐秀枝家幫忙處理兩老。

「好，你稍等，我馬上來。」她知道老母餓意急如星火，半刻不能等，煮飯菜已緩不濟急。熱過現成豆奶加牛奶，再加兩片吐司就不會乳糖過敏瀉肚。

婚後先接父親來同住，母親留在兄弟家帶孫子。幾年後孩子長大，母親也跟著來。上個月秀枝生日，粗枝大葉的丈夫送了一束乾萎的敗柳殘花給她，才驚覺已陪父母走過了近二十個年頭。鏡裏和秀枝對望的女人早已滿頭霜雪，眼皮、眼袋浮腫下垂，體力像鬆垮的老內褲，一直往下滑落。初老的自己要為老老的父母堅強挺住。她摘下眼鏡，前途正如視線一般模糊。

大家都說秀枝丈夫真好，容忍岳父母鳩佔鵲巢；熟朋友不客氣指謫她得寸進尺。她不想辯解，其實一切都非預謀，只是順著路走，就到了這裡。就像和丈夫中年成家，雙方都非彼此的意中人，只是時辰對上地緣，也就無可無不可地湊合了。

暫時解決母親早點，轉身料理父親餐食。老爸食量小又挑嘴：要濃稠合度的稀飯和口味合意的配菜。多數費盡心力做出的菜都被嫌棄：太硬、太爛、太淡、太熱、太涼、或昨天吃過了，買的比較好吃……下場都是進了垃圾桶。

「你到底要怎樣啦？」有時秀枝氣極，想到好友阿蘭在社大學油畫，每週和同學開讀書會喝咖啡。自己早想參加，但被父母綁住，尤其老爸簡直刻意找麻煩。

老先生喜歡「豬腳滷爛爛」、「控三層肉」、貝類海鮮如：毛蟹、紅蟳、明蝦、蛤蚌……。

「你痛風又高血壓、膽固醇，不能常吃這些。」

「我愛吃什麼，就吃什麼。」老人低聲倔強反駁。

醫師也是這麼說：「都這把年紀了！隨他啦！」

但秀枝仍下不了手，覺得好像在蓄意謀殺。

不知是重聽還是夢境太沉，秀枝在床邊叫半天，父親才勉強睜開眼睛。等他聚焦回神，她繼續張大嘴巴讓他讀唇形：「起來吃飯。」老人沒反應，她又連續喊了幾次，老人才正式抬眼看她。

「現在是暗時還是早時？」老人常睡到日夜不分。

她指著窗外陽光：「早時九點。」老人沒說話，她再喊：「起來吃飯！」

「稍等啦！」老人不耐煩揮揮手，仍躺著。她知道這一等又沒完沒了，拉開窗簾，站著不走。

「起來吃飯。」她再重複。

「稍等再吃啦！現在不餓。」

又來了！秀枝開始不耐。老爸的隨興，害她得三不五時帶他跑急診，都是長期生活習慣不正常引起的急症。她鐵了心不再遷就他：「不餓就少吃點，三頓要正常。不然等你睡到高興才起來，飯菜都冷了，又要幫你熱菜。我哪有力氣跟你 24 小時打轉！」她扯著喉嚨，費力把每一個字講進老人耳朵裡，對方卻一副充耳不聞的表情讓她更氣：「好心起來啦！吃過飯還要吃藥，拜託！我很忙！」她用力壓住火氣。

「你越來……越像……你老母，一支嘴……碎碎念，我得……被你煩得……神經錯亂……」她知老爸像貓，要被人順毛摸。這樣嘮叨像梳子倒刷，怎能不張牙舞爪？但她已失去力氣和耐心。而老人聽到那越吃越病的「毒藥」，更發怒翻臉，鬆脫的假牙把他的話咬得支離破碎。

「你若沒我老母，今天沒這麼好命！」她對老父至今仍在消費老母很反感，一腳踢翻床邊字紙簍，一把藥粒滾出來跑進床下。「啊！你實在……」老爸又偷把藥丟掉，她快氣瘋：「這麼貴的藥……你到時再破病，我一定不睬你！」老人閉眼轉頭面牆不理她。

秀枝嘆口氣抬眼看到牆上的老照片。五歲的自己和三歲的秀葉各抱一個布娃娃坐在小凳上。她還記得照相那天的情景，阿母在廚房抱怨拿照相機的阿爸：「孩子的衣服都沒換好一點的就要照……」

布娃娃是阿爸做的，他還用不同顏色毛線給兩個娃娃編長辮、戴帽子。妹妹的娃娃穿長裙；她的穿蓬裙。阿母說阿爸別的不會，就是手藝好。但那時秀枝最盼望的是進口的洋娃娃，眼皮還會上下眨動。

「你不覺得爸爸做的布娃娃比買的珍貴嗎？」德寬曾問她。

「也對啦！不過小時候哪懂！」

前些年秀枝向母親抱怨老父任性。老母道歉：「失禮啦！當初就目眇糊屎，今日才害到你。不過你既然頭都洗落去了，就忍耐點，好歹他也是你老爸。」

「唉！」怨歸怨，總不能把他丟下不管。氣不過時就向秀葉訴苦：「我用我的生命來照顧他的生命，換他來找我麻煩，讓我日子難過，這是什麼道理？」

「我覺得是你在自找麻煩，當初如果你沒接他來，你自由；他也自由，你們關係也比較好。當然，沒有你的照顧，他也許早幾年就走了，那又怎樣？反正他也不高興你現在為他安排的生活。」秀葉說。

聽說祖母驕寵兒子街坊有名。秀枝有時氣極，會下意識望天，對天上未謀面的祖母無言抗議：「你看！你寵壞兒子，拖累這麼多人！」她也怪母親是共犯，捧茶奉水服侍，說男人是天，讓他更自大膨脹。

然而德寬總是有另類看法。每次她抱怨老爸時，他只淡淡地說：「想想他做給你的布娃娃。」

的確，比起擲節的阿母，阿爸「人性化」多了，他會買玩具、零食，

還會偷偷塞零用錢給孩子，這些都是不可能從阿母那邊得到的，也是不斷被阿母抱怨「不會打算」的缺點。

「我肚子好餓。」母親走到秀枝身邊。她整天喊餓，不停吃飯。

「不是剛才（吃的嗎？）……」秀枝嚙下要講的話，「先吃根香蕉，好不好？」

「不要！香蕉吃不飽，沒飯嗎？」老母眼裡出現不安。

「有有，稍等，馬上來。」她扶老母坐餐桌旁，順便偷放根香蕉。

她學很久才習慣不和母親說理或爭辯，也不斷提醒秀葉：「要順流而下，隨風轉舵；不要逆流而上，頭破血流。」

母親的腦袋裡有一隻叫「阿滋海默」的蟲，慢慢吃掉她的記憶、認知等細胞，使她逐漸失去生活和行為能力，思想及情緒上變成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回想起來，秀枝終於領悟那隻狡詐的蟲其實早已潛入母親腦裡作怪，不動聲色地唆使她做莫名其妙的事，例如：每天摸黑起床把衣櫃每個抽屜搜索一陣後倒頭再睡；早課膜拜時將紗窗紗門全部打開，說這樣神明才能進來。秀枝記得母親當時在回答詢問時的眼神空洞茫然，可惜自己忽略了。

直到母親不斷千百次重複相同問題時，秀枝才驚覺狀況不對。秀枝的情緒被蟲的工作進展左右。有時撐到崩潰邊緣，就躲到浴室打開淋浴，和嘩嘩的蓮蓬頭一起痛哭。

有一次，老母摸索找到躲在臥室裡偷哭的秀枝，拉住她的手道歉：「對不起！我以後會乖了！」秀枝看著老母無辜又驚懼的臉，痛、恨、不捨，把她的心撕扯碎裂。她抱住母親，說不出任何話語來安撫她。一股氣堵住喉頭，她忍住哽咽，卻止不住眼裡不斷滾出的淚。

這場和隱形蟲的爭戰，她知道老母和自己都注定遍體鱗傷。

日子跌跌撞撞地過著。秀枝仔細觀察老母、摸索找資訊，冀望醫學、科學界早日發現殺蟲神蹟。帶著母親經過繁複的測試、檢驗。MRI 透過的腦袋內情被分析、判斷，列印在一疊厚厚的報告裡。頭髮花白的醫師拿著人腦模型對她解說各腦區功能及老母萎縮的區塊。她看著報告上白紙黑字和錯綜複雜的線條，注意力漸漸渙散，醫師的聲音像從外太空傳來般飄渺：「……就這樣一個個被關掉，語言、認知……最後是心跳及呼吸系統……」

像迷失在荒漠的旅人，秀枝竭力搜尋脫困的方向。日子如流沙，母親、妹妹和她都被捲進去，相互拉扯，越陷越深。許多和阿滋海默患者相處的撇步，沒有一步能真正解決她的困難。病人每天吞一堆藥粒，有的要降低蟲的食慾，有的要消極對抗蟲的破壞力，但沒有一種可以把蟲殺掉，修復母親的腦子。秀枝知道終究蟲會關掉母親的維生系統與她同歸於盡。

秀枝把熱過的飯菜給母親，老母困惑：「我不餓啊！」她瞄向垃圾桶，見香蕉皮趴在裡面。

「啊！不餓就別吃。」

「現在是吃早頓還是晚頓？」老母問。

「吃點心啦！」秀枝答。

「我沒吃早頓呢！」

「有啊！你剛吃牛奶麵包。」

「亂講！有吃我怎麼不記得？」老母反駁。

「好啦！沒要緊！飯菜在這裡，你想吃就吃。」秀枝不想爭辯。

「我想放尿……在哪裡？」母親以眼神徵詢，秀枝牽著老母走進洗手間，確定馬桶乾淨，等她完事教她清潔。

「往後擦，丟掉。」秀枝教母親善「後」，再提醒她洗手：「先抹肥皂。」

「免抹肥皂啦！」母親雙手在水龍頭下沖過，抓毛巾擦乾轉身要走。
「啊！我想放尿！」

「你才剛放過。」

「可是我想要放……」母親摸著下腹，「還是再放一下……」又坐回馬桶上。

秀枝吸口氣，盡力壓下勞累和不耐，白天總比夜晚折騰好。母親整夜跑廁所，妹妹還沒來幫忙前，她累癱了。心悸、失眠、頭痛。時序脫軌，太陽月亮都掉入無神的眼睛，好像兩個嵌入臉上的黑洞。日子像條鎖鏈，腳銬手鐐使她舉步維艱，無力掙脫。後來乾脆吞安眠藥，眼不見為淨，任母親在臥房及浴室間迷失、摸索。那隻蟲不斷捉弄母親，唆使她整天喊餓、尿急。

「啊！真正沒尿。」老母說。秀枝再覆誦一遍清潔程序。老人拉著褲頭躬身站起來，兩隻不斷抖動的手慢慢順著腰間鬆緊帶，好把褲子穿正。

「阿滋」是她和妹妹給蟲的簡稱，用來方便交談或分辨藥品種類。「阿滋的藥快沒了，要補。」秀葉常提醒她。

然而阿滋的巨大陰影也罩上秀葉。她變得易怒、無精打采、昏昏欲睡、頭痛心悸，甚至厭世，撐不住壓力時就抓狂：「我死死算了！」

醫師說她得了憂鬱症。

秀枝扶老母走出浴室，「摳！呸！」母親大聲清喉嚨，一口痰吐到磁磚地上。

「哎喲！你怎麼……」秀枝驚叫，彎腰把痰擦掉。「拜託啦！不要呸土腳。」雖知母親不可能記住，仍忍不住重複說了千百次。

「不然要呸哪裡？」老母眼神茫然。

「呸衛生紙，包起來丟垃圾桶。」千百次的相同答案。

「我下次就知道了。」

「吃飯吧！」秀枝說。

站在廚房，秀枝望著枯黃的後院。自從阿滋入侵後，老母以前栽種的蔬果就只能任它們自生自滅。她每次看到日漸荒蕪的庭園，心頭就卡著一

塊疙瘩。本想妹妹來後多了人手，再來整頓一番。可惜秀葉困在流沙裡掙扎，而她每天忙得像不停打轉的陀螺，屋後的荒土蔓草只能像許多積壓心底的事，被擱置一邊了。

丈夫常說她愛吹毛求疵，鼓勵她多培養嗜好，別浪費精神在小枝節上。秀枝猜他多少想藉此轉移她的注意力，免得老盯著他的行動。剛結婚時，她盡量配合他的興趣，陪他上電子城、看科幻電影，都是她不喜歡的。而他對逛街、上超市乏味，掛著臭臉走兩步念三句，兩人當街就吵起來。

「這都是你吃的、用的，我花時間在幫你買耶！」她真受不了他的自我、自私和自以為是。

「幫我買？」他誇張地提高聲音，不理會旁人的眼光。「你不是在買，你在決定終身大事。每一個蘋果都要比很久，想很久。」他厭煩她老是強調自己的付出，標榜自己的美德。

「當初就是沒比、沒想才會犯下天大錯誤和你結婚。」秀枝差點衝口而出，硬咬牙嚥下，恨透他明知她臉皮薄，還故意當眾羞辱她。「我陪你看電器、電腦大半天，從沒抱怨過。」

「你自己也喜歡去啊！」他理直氣壯，不了解這女人的邏輯。

「我從來就不喜歡！你沒看我每次都想辦法找椅子坐下等你。」秀枝怨自己竟然瞎眼到跟了這種白目人，不禁懷念起從前幫她提購物袋、陪她逛街的男友。

「那你可以不必勉強啊！」他不會讀秀枝的心事自顧走人。

漸漸，彼此各走各的，反正沒有小孩牽絆。秀枝覺得兩人關係比較像室友，除了睡同床外，連蓋棉被聊天都談不上。他一上床就呼呼大睡，想說點枕邊細語的機會都沒有。這不是她要的婚姻生活，盼望的浪漫變成天

方夜譚。婚前和他的親密時刻雖然草率粗糙，總以為婚後可慢慢培養。磨了幾年，終於徹底放棄。

丈夫常坐在電腦前，聽到她的腳步聲就立刻跳開網頁。她幾次瞥見螢幕快速轉換，或丈夫盯著電腦桌面，知道其中必有隱情。有天趁丈夫不在，開了他的電腦，發現一堆男男戀的圖片和故事。她早就懷疑丈夫性向。可是她最不能原諒自命誠實的他，竟然如此欺騙她。

那晚，她單刀直入：「你是同志嗎？」

「我對女人有興趣。」她感覺他回答得像外交官。

「但你對我沒興趣。」

「因為你很難取悅。」他掛下臉轉身走開。她失控飆了一串髒話，順手飛出兩個心愛的日本磁盤，盤子碎落那刻，她就後悔了。畢竟，於事無補。

她對閨蜜傾訴女人苦悶。密友根據自身見聞認為他不一定是同志：「可能只是男人的好奇。」

「我不懂。」

她始終沒懂。

父母剛來那幾年，她怕和丈夫劍拔弩張的關係被他們知道，費力粉飾太平。等下定決心離開時，發現房價漲得比天高，她帶一對老父母，寸步難行。

這樣進退維谷的日子，秀枝覺得自己的心已經被一隻惡蟲日夜啃蝕得脆弱虛空。

老先生睡得很沉，無論怎麼叫、搖都沒反應。秀枝再三察看，明明呼吸正常。會不會血壓降低又昏了？叫來丈夫，他用力呼喊：「爸爸！爸爸！」老人仍沒反應。「叫救護車吧！」他拿起電話。

想起昨天和老爸的過節，秀枝火又冒上來。給他吃藥，他又拒吃，還自扮醫師分析藥的「毒性」：阿司匹林是「藥王」，有命吃到沒命；痛風藥吃到腳趾骨突出……

「你拜託別鬧了！」秀枝想到跑急診就從心頭累到腳底。

救護員來了，一陣撥弄，老人忽然大喊：「我不要活了！死死算了！子孫不孝，人生完了！」眾人傻眼。

秀枝更是氣結在心裡罵：「給我演這種鬧劇，嫌我不夠忙嗎！」

看似胡鬧，血壓飆到 198，體溫也偏高，還是得送急診。秀枝匆匆交代妹妹，要丈夫隨後來。跟老父上了救護車。

「我嗚！我嗚！」救護車在車陣裡穿梭，她暈得想吐。擔架上的老人對救護員抱怨：「我真歹命，不快樂！不想活……」

「阿公，我看你命不壞啦！我載你好幾次了，你的生活不錯啊！」年輕救護員回答。秀枝轉頭看他，確實覺得眼熟。

秀枝坐在急診室一角，挫折感壓過怒氣。老父沒有阿滋，卻三天兩頭耍脾氣。醫生說是常見的老人憂鬱，可是他和別人聊天吹噓就談笑風生。

丈夫叫她到候診室休息。老爸還要照電光、斷層，他會守著等醫生。老人身上接了好幾條管子，對著他尿濕的床單懊惱地向她瞪眼抱怨：「哎呀！都濕糊糊了！」好像是她害的。

「濕就濕了，讓看護換就好了，唉什麼！」她沒好氣頂嘴。

想起老爸予取予求她就生氣。渡假、娛樂，只要老爸喜歡，女兒就盡力滿足他。但他似乎永遠不滿足，兄弟姐妹好幾個，只有她自願照顧父母。老爸反而當她眼中釘，說她態度壞、口氣差，三天兩頭鬧脾氣。自己的健康千瘡百孔，老爸神智清楚卻故意視而不見。就算是近廟欺神也該有個分寸。丈夫雖缺點很多，對岳父的容忍、盡心沒人能及。

但老爸表面假笑敷衍，背後訕笑，連名字都不屑提：「『那個』去哪裡？」

「『那個』？」她明知故問。

「後面『那個』。」他指著丈夫的臥房。

「『那個』有名字，他叫德寬。」她特意放大聲音，老先生把頭轉開。

父母看醫生的次數逐漸頻繁後，秀枝辭去工作專心照料，不再蠟燭兩頭燒。他和丈夫都是一般薪水人，收入不不夠負擔外勞，只好自己土法練鋼。畢竟沒受過專業訓練，遇到狀況無法客觀處理又容易夾雜情緒。還好丈夫冷靜，可在紊亂中提供穩定力量。「畢竟不是當事人才能旁觀者清。」秀枝總結。

候診室的椅子空出許多，秀枝抬頭看掛鐘，三個多小時過了，丈夫仍在裡面。老爸愛搞怪，不是拒絕吃藥就是把藥丟掉或藏起來。若盯著他吃，又要惱羞成怒，尋死覓活。等到症狀發作，他就哀叫跑急診，不外是便秘腹痛、痛風腫痛或攝護腺腫大而尿滯留的老人病。

兄弟說她活該寵壞任性老爸：「不聽話就不理他，讓他痛幾次，看他以後還敢不敢？」

「萬一痛到休克怎麼辦？」秀枝反問。她最氣這些事不關己的「屁話」。

「那也是他的命！」兄弟說。

她也氣老爸吃定她心軟，厭煩透了醫院的藥水味和老爸的屎尿騷臭。

丈夫和醫生一起出來時，秀枝正昏昏欲睡。報告說老爸是腎臟發炎，原本已差的腎功能這下更糟，需住院治療。醫師說老爸的腦部斷層顯示他的腦已經退化得厲害，「現在無論他說或做什麼，都已經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狀況了。」

「可是……」她想說：「老爸看來正常，也沒有阿滋海默啊！」

「他腦袋的那個片子，唉！」醫生搖頭，「已經亂糟糟了……」擺擺手，往走道盡頭走去。

原來老爸的腦袋也有蟲在作怪，難怪他越來越老番癲，不可理喻！這也解釋了他有時在睡夢中憤怒地醒來或對空氣說話的失常行為。

老母的蟲叫阿滋海默，那老爸的蟲又是什麼呢？這接二連三的事件，秀枝覺得自己的腦子也快斷片了。

走到老爸床邊，老人兩眼無神，被針管折騰了半天，臉頰似乎瘦了些。她想起早先的怒氣，心底浮上歉疚，畢竟也日薄西山了，就隨他吧！

回到家還沒開門就聽到屋裡隱約傳出的爭吵聲。

「又怎樣了？」她很想轉身逃開，嘆口氣插進鑰匙，高亢的噪音像激烈撞擊的鍋碗瓢盆，錚鎗鏗鏘地衝出打開的門，罩得她滿頭滿臉。

迅速趕到戰場，只見兩個蓬頭垢面的女人劍拔弩張對峙床邊。老母拄著拐杖的手不住顫抖，怒火燒得她兩眼晶亮，看到秀枝進來，眼眶紅到鼻頭：「我快要做乞丐了，剩下一點點錢，被摸得空空。」老母眼睛掃過秀葉，「我沒說是誰拿的，橫直錢沒腳，不會自己跑。」

「沒人要拿你的錢啦！」秀葉回應。

「你是講我白賊？我吃齋拜佛的人不會黑白講，不然佛祖也不容允……」老母情緒又激昂起來。

「好啦！好啦！」秀枝拉住老母。

秀葉眉頭打結：「已經亂了整晚，快瘋掉！」

秀枝從手提包裡拿出一個小布袋，掏出裡面的紙幣給老母看：「你的錢寄放在我這裡啊！你又忘了。」丟錢的戲碼不時上演，秀枝帶著布袋隨時應付。

「我什麼時候寄你的？」老母一臉困惑。

「就……大概好幾個月了。」

「可是我早上還看到錢在褲袋裡。」

「喔！對啦！你早上也有寄一些，我都放在一起。」順流而下，見風轉舵。

老母狐疑地望著秀枝：「敢有影？我怎攞毋知影？」

「你毋是毋知影，是忘記了。」秀枝覺得這樣「栽贓」老母其實蠻罪過，但又想不出更好辦法。

「可是我明明看到有人……」又意有所指地眼尾掃過秀葉，「趁我睡覺時在我口袋裡摸來摸去……」

「那是做夢，你睡著了怎麼知道有人摸口袋？」秀枝說。

「我裝睡。」老母說。秀葉忍不住笑起來。

「跟你講幾百次了，就是別讓她亢奮，不然她的情緒失控，心跳又超速，很危險！」秀枝臉有愠色轉向秀葉。

「我有什麼辦法？你只會怪我！她整天亂，整天喊餓，一天吃十幾次，尿幾十次，還整天吐痰，講也講不聽，我已經要崩潰了！」秀葉火氣又上來。

「你腦袋正常都講不聽了，」秀枝迅速瞄過老母，刻意壓低聲音，「還期望腦袋失常的講得聽？就好像馬拉松選手要跛腳人跑快一點一樣不合理。」

「你講得簡單啦！你自己還不是受不了就跟她大聲。你單獨跟她搞一天看看。」

「我單獨跟她搞好幾年了。」

「所以你受不了啊！所以我現在也受不了啊！」秀葉幾近歇斯底里。

這時老母突然「摳！」一口痰吐到地上。

「啊！」秀枝和秀葉同時大叫。

「你怎麼痰涎呸土腳？」秀枝瞪著老母。

「騙肖！自己的厝哪不能呸？我又沒肺癆。」老母反噏。

秀葉看到地板上的痰，胃裡一陣翻攪，低頭抓了字紙簍，嘔嘔嘔清空了腸胃。秀枝快要昏去，勉強抓住床頭站穩。鼻內餘留的醫院藥水味、污穢味和病氣，加上秀葉的嘔吐讓她反胃，趕緊打開窗戶驅散滿室噁氣。

「你還好吧？」秀枝虛弱地問病懨的秀葉。

「唉！」秀葉轉頭看老母，老人雙眼迷茫，對眼前景象視若無睹。「我們在和她互相折磨。」她面容蒼黃，抓把面紙抹淨嘴角，清理完字紙簍穢物，爬上床把自己埋進被窩。

日子不能這樣過，秀枝咬緊牙。

「你的目標是什麼？」心理醫師問秀枝。

「希望母親在生命的終點前不會進入阿滋海默的末期。」秀枝聽過很多末期病人的例子：社工阿良和水電工大原，都說他們的父母親最後變得暴力，六親不認，排泄物當食物……好在母親已年邁了，讓她躲過末期折磨，如願在睡夢中安詳歸西吧！

心理醫師沒法指導她完成目標，只能教她要先照顧好自己。

精神科醫師開了處方讓老母「安靜」，秀枝幾經權衡得失，把藥交給秀葉：「睡前一粒。」她說。

轉入病房的老爸像奄奄一息的老病獅，完全失去平日稜角。雪白被單裡的身形明顯小了一號，身上連接的針管卻更多。他一張口就從氣管拖出一條細細的雜音，說句話得喘半天。

醫師指著 X-光片上的白色光影告訴秀枝：老人染了肺炎，肺部積水。

「啊！我的天！」秀枝摀嘴低呼。老爸雖常掛病號，但從不曾如此虛脫。她湊近老人耳旁鼓舞：「爸，你要勇敢，快好起來，我們來去渡假。」老爸一生愛遊樂，出門最開心。

「要……儉……」老人閉眼吃力地吐出兩個字。秀枝心頭縮緊：老爸的字典裡從沒有過「儉」，難道……

雖然明知生命的終站沒人可躲，但真正被迫面對時，才發現自己還沒準備好。尤其，幾天前老爸還生氣勃勃對她噙聲。

不行！他不能這樣走！秀枝心頭浮上焦躁：一定要帶老爸回家。

「爸，免煩惱！我講的話你要記得，一定要趕緊好起來，咱來去旅行。你愛去的所在，咱都來去。東京、京都、富士山……」她一字字大聲說，又重複了一遍，確定他有輕輕點頭。這輩子從沒和老爸如此接近過，忽然覺得周遭有種荒謬的蒼涼。

態度親切的醫師約 40 來歲，站在病房門口對秀枝和德寬示意有話要說：「老先生的生命正在衰敗中，我們不確定他能再活三個禮拜、三個月

或甚至一年半。但不管他如何復原，健康仍然繼續走下坡，醫療對他的必要性就值得商榷。你們家屬可以決定要讓他『舒服』——不必治療，或讓他不斷進出醫院忍受針藥痛苦。」

「我爸有簽字過，緊急時他要急救。」秀枝立刻回答。

「那他大概不知道急救的可怕，尤其他這麼老了，經不起強力急救或肋骨斷掉的痛苦。」醫師搖頭。

「要是我就一定不急救，太痛苦了！」一旁的護士也插進來附和醫師的觀點。

「既然我們不知道他還有多少時間，假設他還有一年半，我們不能現在就讓他躺著，見死不救。」秀枝表態。

「他要繼續治療，必要時需急救，除非他變成植物人。」德寬簡短結論，「我們要尊重爸爸的意願。」他對秀枝說。

回家路上，秀枝沉默望著夜空，拜託老天再給她和老爸一次機會，讓他過一段順心滿意的日子：「我一定不會再和他爭論了。」

丈夫建議在老爸出院前先去購置一些必備用品，例如：警鈴——老爸有急需時可按鈴呼叫；監視系統——萬一老爸出狀況，可及時處理。

「可是……老爸現在還……」秀枝覺得丈夫有時樂觀得天真，不過這也是現在她需要的力量。

「他應該會康復，這老傢伙生命很韌。」德寬說。

「也好。」重點是老爸必須先回家，老人現在氣若游絲，無法下床。醫生說即使出院也還有一段復健長路。

百貨公司的嬰兒用品專櫃擺了好幾種監視器，有高畫質、廣角度、鏡頭能錄影存雲端；有的可在 200 尺內遙控監視器，監控室溫還兼放搖籃曲……秀枝看得眼花撩亂，感覺沒一種適合老爸需求。德寬說他會繼續尋找評估。

回家時經過菜市場，路邊的破舊小貨車吸引住秀枝的視線。後車斗上的幾盆鮮綠樹苗在陽光下安靜站著，有如置身嘈雜街市裡的禪僧。她站在車旁端視良久，光燦油綠的枝葉似乎多少掃去了些心上的滯悶。

「大姐，愛哪一叢？品質保證！」體格黝黑壯碩的小販聲音粗啞。秀枝指著中間那盆枝幹清爽挺拔，葉片像星星的植物。「啊！那是木瓜，上好品種，肉甜籽少。」販商俐落推薦。

秀枝想著阿爸、阿母都愛吃木瓜：「好照顧嗎？」

「不太需要照顧，木瓜好水果，木瓜酵素現在最夯的健康食品。」

秀枝小心抱起瓜盆，像懷抱著初生嬰兒。

屋後牆邊的一小方空地正好可種木瓜。「一年生，全日照，水分、肥料充足，排水良好，背風……」秀枝綜合幾個網站的栽植資訊，戴上草帽在烈日下又蹲又跪，奮力把硬土挖出個一尺見方的洞。額頭的汗水從睫毛滴進眼裡，她忍著刺痛的眼睛和濕透的上身，趴在洞口確認土壤裡沒有蟲豸（至少肉眼看不到）。根據資料：土裡的爬蟲可能危害幼根；鄰近枝葉上的昆蟲也需阻絕。她照本宣科把肥料依比例倒進洞裡攪和，再把樹苗小心放入。剪完越區過來的藤蔓花葉，再仔細檢視蟲跡。秀枝起身伸展酸麻筋骨，想像明年此時黃澄澄木瓜爬滿樹幹的光景。

深夜從醫院回家，推開門，屋裡靜寂幽暗。秀枝料想老母和秀葉大概睡沉了，連夢話都無聲。走到房門口，看見老母臉色慘白靠坐床沿，一手支頭；一手撫胸，呼吸急促，眉眼鼻嘴糾結，狀極痛苦。看到秀枝，微弱擠出語絲：「我……快死了……頭……好痛……」

秀枝三兩步趨前，發現老母渾身濕透，額頭冷汗直冒，顯然老人的心臟又作怪亂跳了。她趕緊抓條毛巾擦拭老母，扶她躺平，在她的額頭和人中抹萬金油，再按摩肩頸讓她舒緩。這些動作對實際病症沒幫助，但對老母有心理上的安定作用。血壓計上的心率高到 180，汗水不住沁出。她的手在老母的耳後輕輕揉搓，腦中急速思考送急診的必要性，這心律亂彈的症狀最近發作次數更頻繁、嚴重，心跳在 60 到 200 間高低起伏。他她猜老母大概像被雲霄飛車卡在高空飛甩般的暈眩。醫師分析過藥物治療正反考量，要秀枝自己做決定。不吃傷心；吃了傷肝肺腎。她輕輕擦去老母額頭和脖子上的汗水，感覺自己的雙手掌握著母親脆弱的生命，拿捏之間無比沉重。

心跳漸漸回到一般軌道，老母安靜下來，慢慢睡去。秀枝轉身看隔床蓋頭蓋臉酣睡的秀葉，生氣她竟讓老母獨自對抗痛苦。

「秀葉！」她對著棉被叫。

「幹嘛！」秀葉露出一張愁眉苦臉。

「你知道剛才老母心跳又發作了？」秀枝質問。

秀葉沉默了幾秒，嘆氣：「我有什麼辦法？我自己頭痛得快炸掉。」秀枝看著秀葉疲憊的臉，眼圈灰黑，嘴角潰爛。醫師說都是壓力、失眠的產物。「我就說我們在和老天對抗，再這樣下去，她沒倒，我們先倒。」秀葉面無表情地盯著床頭櫃，昏黃的燈把她髮絲蓬亂的側影放大，印出牆上一片迷茫的黑暈。

木瓜葉軟軟垂著，一看就知缺水。最近忙著跑醫院，忽略了小木瓜。秀枝就著根部撒上肥料再緩緩注水，看著水流迅速滲入土壤，猜想土裡的鬚根大概正飢渴地吸取養分，如同抱住奶瓶的飢餓嬰孩。

「快快長大！」秀枝在心裡對樹苗說。大家都說木瓜韌性強，頂過冬天的風，明年夏天結實纍纍的瓜就會在樹梢等著採摘。

後院走道崎嶇不平，老太太緊跟秀枝身旁，好似她會忽然從視線中消失。

「秀枝，你是不是我生的？」老太太的眼睛迷茫，神情卻專注等待答案。

「你想想看。」

「我就想不起來，你是我的女兒嗎？」

「幾個女兒？」

「三個。」

「哪三個？」

她依序說出三姊妹的名字，再加上三兄弟的名字。這是每天都要跟老母複習好幾次的功課。

「阮尪是什麼款人？他對我好不好？」老母的眼睛越來越迷惘，秀枝看著西斜的夕陽，又是日落症狀時刻。日頭是老母的光明燈，照明不足，她的神智就陷入混沌。她想起從前母親習慣每年到寺廟為家人點光明燈，卻從不曾為自己點一盞。

「去看阿保。」在外面奔波了一下午回來，看到飯桌上丈夫留的紙條。

「他好像常去看阿保。」秀葉淡淡地說。

「誰知道。」秀枝聳肩，順手把紙條丟進字紙簍，坐下來整理兩老的藥包藥瓶。

丈夫在婚前就和阿保是哥倆好。婚後阿保仍天天來電閒聊，一聊就是個把鐘頭。她最氣新婚時他們正在親密，阿保「鈴鈴」過來，丈夫竟然立刻放下她接起電話，半秒前的溫存立刻被鈴聲切得煙消雲散，彷彿迅速換過佈景的舞台，劇情隨即轉進另一幕。

聊得忘情的丈夫似乎早忘了枕邊人的存在。秀枝在幾次忍無可忍的干擾後對丈夫發飆：「阿保幹嘛夾在我們當中？他正在干擾我的生活！」

「阿保無意干擾你的生活，他只是太孤單。」丈夫說。

「我就是同情他孤單才讓他常來家裡吃飯，但他卻這樣報答我！」

「阿保只是個老實人。」丈夫說。但秀枝堅持再也不要看到阿保。

阿保不來之後，換成丈夫去看他，並且堅持一定要至少每月見一次。「我們是好朋友，結婚前我還每禮拜和他碰面。」秀枝聽出丈夫的話裡有藏不住的無奈與惋惜。

多年來，彩虹運動漸成風潮。秀枝和德寬都自認是自由派知識份子，支持人權不在話下。不過德寬每次看到相關新聞報導時便眼眶泛紅的情景，秀枝都默默地裝作沒看到。

阿保因工作被調到外地，丈夫再也無法每月去看他。不久他告訴秀枝說要加入一個科幻迷的團體，每星期六下午聚會，大家聊天、交換心得。有幾次秀枝忙不過來，拜託丈夫缺席一下幫她。但丈夫非去不可的態度超出常情。趁閒聊時假裝若無其事問丈夫聚會地點，丈夫似乎一時語塞。

事後，秀枝在 Google 地圖裡找不到丈夫講的地址。

「你都沒問他嗎？」秀葉說。

「問了做什麼？」秀枝把整理好的藥收進盒子裡。

老爸可以下床從臥室走到浴室時，木瓜已長到半牆高。細瘦挺拔的樹幹撐住一層層墨綠的星型葉片，在微風中輕輕搖曳。粉綠的嫩葉繼續從枝幹上長出，躲在老葉下，避開艷陽過度曝曬，也同時分沾雨露。秀枝每日午前澆水，初一十五施肥，像養貝比般小心翼翼。

「來！練頭腦！」秀葉要老母排積木，老人聽話坐下。似乎吃了「安靜」的藥以後，老母虛弱許多，連挑剔發怒的力氣都沒了。看她蒼白的臉和不斷抖動的下巴，秀枝忽然懷念起她吵鬧的日子。「哇！你好聰明！」秀葉稱讚老母的表現。她最近情緒明顯好轉，秀枝猜也許是老母的安靜無力而讓她有所喘息。

「哪有，我最憨！」老母說。

「你若憨，哪有法度生我們這種聰明女兒？」秀葉笑著說。

老母抬頭看兩姊妹，想了一下：「你們是我生的嗎？」

姊妹倆對望一眼：「是啊！」

「有影？我這麼好命生你們兩個？」老母興奮地笑起來，不可置信地高興。

「對啊！你有夠好命！」健忘也不全壞，正常人能這樣每天重複高興幾次嗎？秀枝想。

「來，唱歌！」秀葉像個幼稚園老師。

「もしもしかめよ，かめさんよ，世界のうちに，お前ほど……」老母像個孩子，拍手唱起她的童歌，秀枝記得那是關於龜兔賽跑的故事，小時候阿母教過她。

「奇怪，這兒歌八十幾年前學的，反而不會忘。」秀葉這問題也重複了很多次。

坐在輪椅上的老爸笑咪咪地被推出醫院大門，德寬開車在門口接他。

「你看！我說的沒錯吧！老爸的生命力很強韌，你不能小看他。」德寬總是對岳父有無比信心和耐心。

秀枝抬頭仰望天際，默默感謝老天聽許她的祈求，又給了她和老爸一次機會。

「起來吃飯！」秀枝叫醒老爸。

「稍等啦！」老人轉身繼續睡，那個任性的老孩子又回來了。

然而德寬說這是好現象：「你寧願他耍賴，還是躺著被『舒服』？我們有夠幸運！」

德寬建議全家出外度假幾天，這也是老爸住院時，秀枝對他的承諾。

「可是老母一直要尿。」秀枝頗遲疑，後悔沒早些帶老母出遊。

德寬說一定有解決的辦法：「只要我們有創意。」

「那就你發揮創意，想好細節再說吧！」秀枝把習題交給丈夫。

老太太坐在屋簷下望著木瓜樹邊發呆。秀枝注意到老母最近更加虛弱，臉色蠟黃黯沉，胃口小了許多，不再吵肚子餓，即使正餐也吃不多。那隻在她腦裡的蟲到底吃到哪裡？秀枝很想知道答案。老母如同蒼白的雕像，木然面對荒蕪的庭園，任夕陽的霞暉灑滿她花白的頭髮。

秀枝凝望沉默衰敗的母親，知道自己正在見證母親的生命終程——正如所有的醫療預言。強烈的無力感罩滿全身，她下意識地抓住老母的椅背穩住腳跟。多年來，倔強的自己一次次挺過困境。但現在面對啃食父母生命的蟲，她卻完全無招架之力，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日漸衰敗。

「我只是希望父母如他們所願的好老，而不是像這樣被各種莫名其妙的蟲把腦袋咬得面目全非，然後失憶、失智、失能、失禁、失……這樣算奢求嗎？」一股深沉的無力感夾雜著憤怒從心底升起，她咬緊牙，用力深呼吸，眼看著日頭無動於衷地沒入山凹，晚風習習沁著涼意，她拉上衣領。

「阿母，咱入來厝內。」秀枝扶起母親。

木瓜樹枝幹上開出了許多小花，粉白花瓣、金黃花蕊點綴翠綠枝葉，秀枝和秀葉站在樹旁觀看許久，捨不得離去。秀枝說後院總算多了些生氣；秀葉說這正是布料的好圖案：「做裙子最漂亮。」

「你是說你孫女的裙子。」秀枝揶揄。

「她穿熱褲。這種花草的裙子是咱們現代阿嬤穿的。」

春日的陽光和暖溫馨，秀枝和丈夫今天要帶兩老遊日本兼賞櫻。小巴司機忙著搬行李、抬輪椅，老先生興致勃勃，早幾天就把老相機、私房錢及小學日本老師的地址放進行李袋。

「有沒搞錯？他的小學老師不早就……」秀葉翻出皺黃的破紙片，「我的天！你看這日期，三十多年前同學會和老師重聚寫的東西他還留著。老天真不公平！他的記憶比我們還好，而老母卻連我們都記不得。」

「不過他的邏輯很差，他的小學老師如果現在還活著，就打破金氏記錄了。」秀枝想起醫生說老爸的腦袋已經亂糟糟這事。

旅程的細節經過精心安排，全程專人接待。秀枝和丈夫都同意兩老的（可能）最後旅遊不能在費用上計較。

醫師對老人的長途旅行持開放態度：「到了這年紀，反正（壽終）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不如樂觀點，只要他們高興就好。」

秀葉自願留守顧木瓜樹，秀枝知道她其實寧願獨自在家休息一陣。

送往迎來的機場大廳人聲雜沓。秀枝請小巴司機為他們行前拍照留念。

「伊——」攝影師裂嘴示意，眾人跟著「伊」開笑容。「恰！」全家的笑容定格在秀枝的相機裡。



評審評語／鍾文音

藉由小人物秀枝寫出內爆力強烈的家庭劇場，也擊中目前島嶼面臨老人國困局，擔任長照者多半是女性，於是她們成了夾心餅乾，想保有完整的自我家庭，卻又不忍心離棄原生父母的漫長老病路徑，無法蛻變成蝴蝶的蟲，永遠只能是蟲嗎？小說看似通俗，但也正因為這個通俗性寫出了共情性，且作者的語感不俗，寫女性心境幽微，時間流逝，丈夫的冷漠成了無解的傷口，而這傷口又時時被上一代病老人生折騰。

以全家的笑容合照作為收尾，似乎讓讀者感到悵然，因為太圓滿的和解了，讓小說的力道銳減。但我以為此看似缺點，但若不走到這一步，小說的秀枝將無以為繼其人生，我們或可看成是作者的溫潤，讓小說的人物的存在處境獲得舒緩，回歸普羅大眾的渴望。小說不以文字取勝，而以流暢敘事為體。且將老小一家的心理在情節之中埋藏細膩爬梳，由此逐步帶出掙脫困局的微光片刻，全家的笑容定格。

小說一路平淡無奇，但其成功恰恰也是如此的不鑿痕，彷彿是生命現場的直白轉播，正因如此而有了帶引讀者也來到現場的渲染力，使我們也感受到被召喚的兒女之情，我們永遠也逃不了的家庭圍城，但這是甜蜜的逃不了，人子在父母面前甘願成「蟲」的渺小衷心所。

